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

（希臘悲劇）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

(希臘悲劇)

希臘埃斯基拉原著
楊晦轉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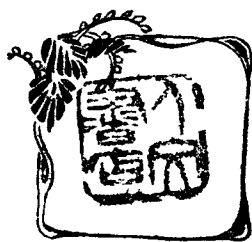
人文書店印行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出版

一五〇〇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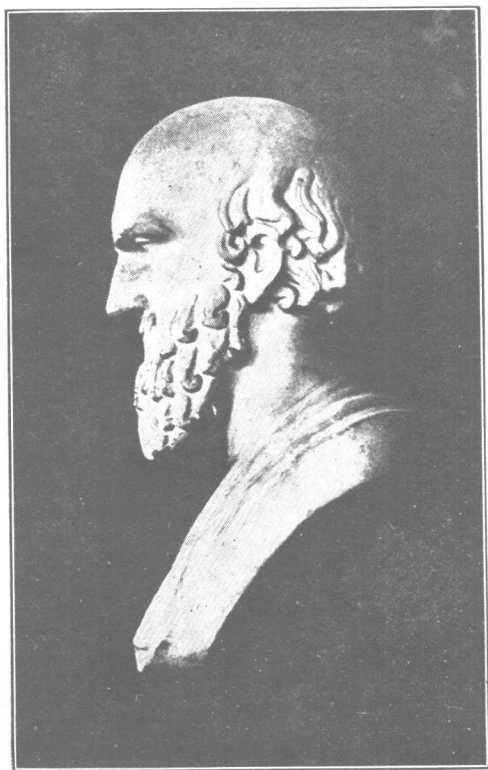
原著者 希臘 Aeschylus 原著

譯者 楊 晦

發行者 人文書店
(北平宣內大街中間路東)

分發行所 天津法界二十四號路佩文齋
北平 東安市場 佩文齋
青雲閣

代銷處 上海英界五馬路佩文齋
各省各大書局



斯 拉 基 斯 埃

目 錄

埃斯基拉像

希臘悲劇家埃斯基拉……………一一八

小引……………九——二

希臘悲劇——

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一三——八九

普羅密修士（楊晦）……………一一——三一

希臘悲劇家埃斯基拉

埃斯基拉 (Aeschylus) 是基督紀元前五百二十五年生的。他生在埃流西司地方，這是一個亞替卡古城，位置在靠海的一個高原上，正對着薩拉米的島嶼，塞弗司蘇河從這周圍的平原流過去，埃流西司是一個禮拜地母 (Demeter) 和她的女兒坡兒塞佛尼的聖城，就在這位女兒身上冥王取了一年四季從夏到冬的轉變的分記。從雅典到埃流西司中間有一條聖路，兩旁都是一些紀念碑，還有一座亞坡羅的聖殿。一年一次地從雅典到埃流西司參與秘密祭的盛典的一個盛大的行列在那條路上通過，這是在全希臘最神聖的盛典。埃流西司的地母的古殿在埃斯基拉的時代還存在着，據一般推測他的父親歐佛里昂就作過她的祭司之一。那座聖殿在紀元前四百八十四年被波斯人給燒掉了，這正當這位詩人四十一歲的時候。這次與波斯的鬭爭把希臘的瀾漫的精力都展露出來了。文學，是人類最高生活的表現，往往地隨着那些自由以產生的精力高漲起來。

一個民族，用全幅的精神，爲牠所開拓的東西，要開拓的東西熱奮地戰鬪着，於是牠的思想昇到最高度，只有在這種高度上才能以產生出真正的詩人。像這樣的精力在各方面都形成強度的，而且隨着這種強度，勢力便造成財富；於是隨之以來的是奢侈，由於奢侈人們就被引誘得在時間的濫用上互相競爭；於是文學從最高峯一落而爲嘲諷，再不然就在她（指文學說）已經消逝的區域內嘮叨着風雅而且空洞的批評。但是埃斯基拉却生在秘密祭中間，在他所踐踏的地面上就感覺出神的存在，而且生在一個衝突的年代，這種衝突就能以把英雄的生活放在普通的希臘市民中間。在三十五歲時，埃斯基拉不僅在馬拉敦打過仗，而且博得了「最勇的勇士」的一般的稱譽。他是天生的詩人，而且是詩人生在盛世的光裏。一個很古的傳說說當埃基斯拉是一個孩子的時候狄奧尼索司（酒神）在夢裏對他顯現。這孩子在看守着一個葡萄園的時候睡着了，酒神在他的夢裏叫他寫悲劇，而且一醒轉來他的最初的許多節詩就作成。他的以一個悲劇作家的最初的公然顯露頭角是在二十五歲，但是他却不是在他的敵手們以上的勝利者。

直到那一年，波斯人燒掉了埃流西司的地母的聖殿，埃斯基拉四十一歲時，用一部三連劇在雅典他獲得（紀元前四百七十二年）獎品的時候他是五十三歲的了，這就是那「波斯人」是第一篇的那一部三連劇。而且這就是那曾經給我們傳留下來的他的劇本中最早的作品。據說他寫有七十本劇（也有人說是九十幾種）但是給我們留下來的却只有現在這七種。

波斯戰爭在紀元前四百七十年得到一個結果，而且密太雅第的兒子，賽蒙，在雅典執了政權。在兩年後，紀元前四百六十八年頃，埃斯基拉，他那時已經以「七將攻底比斯」問世了，却在跟一位青年悲劇家，索弗克黎的競賽上失敗。不久埃斯基拉就到叙拉邱王亥厄羅的王廷去了。據說他在雅典因為洩露了埃流西司的秘密祭的某種秘密，在早年他曾經加入在內的，以不敬的罪名被人告發。亥厄羅在紀元前四百六十七年逝世，埃斯基拉在九年後，六十七歲那年（紀元前四百五十八年）作成了他的三連劇，就是大家知道的「Orestes」，在三篇悲劇裏（這常常是在競爭時所呈覽的數目）由於題

旨和意匠的一致創立一種詩的聯絡的實用，這是所僅存的一個先例。這種方法埃斯基拉是第一個採用的人。那所謂 *Oresteia* 的三篇劇，就是 *Agamemnon*, *Choephorae* 和 *Eumenides*。但是他的劇本却顯示出他是一位馬拉敦的英雄與當時的雅典的政治生活並不一致。在 *Eumenides* 裏邊竟有一個極不通用的復讎女神的歌舞隊出台，而且埃斯基拉又離開雅典，在兩年後，六十九歲時（紀元前四百五十六年），在西西利的基拉逝世，據說有一次神答曾經預言埃斯基拉要因為從天上下來的打擊而死。據說這個神答由於他死的情形給應驗了。一隻鷹想要去碾碎一個龜殼曾經把牠帶起來好讓牠落在一塊石頭上面。把這位詩人的禿頭誤作一塊石頭，她就讓那個龜殼落在那上面了。斯賓塞 (*Spenser*) 把這個傳說應用在大主教格林達爾被伊利沙白的怒箭所傷上去，伊利沙白女王是鷹，那龜殼就好比是一個政治問題：

就這樣露着禿頂地閒坐，

一隻鷹在長空飛過，

以爲他的禿頭就是白髮，

於是讓她的貝殼飛落。

她以爲貝殼已經破裂，

却因此砸破了他的頭窠：

於是受這打擊的驚嚇，

他在纏綿的痛苦之中躺臥。

埃斯基拉是古希臘三個偉大悲劇家中的頭一位；時最早，力也最大，索弗克黎說他作了那所謂正當的却並不知道牠。他自己說他的劇本就像從荷馬的盛宴得來的一箸一匙。他的思想的崇高使他與以賽亞的預言的詩節成爲親族，當時在他的「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裏邊他隱示出一種「運數」在這運數面前那些老輩的神們要低頭的，

而且通到還未到來的時代的感覺上面

從一個單獨的演員，與一隊歌舞班的歌和舞合併起來的戲劇的朗誦上，埃斯基拉首先地轉到第二個演員的使用上來，兩個演員對換着他們的假裝以對換他們的角色。這就是一個真正的戲劇的對話的最初的輸入，而且這對話當時就成功了劇本的主要部分，歌舞隊的應用於是受了限制。但是一個第二個演員却祇是替那故事同時在二人中間的對話的場面給了機會。索弗克黎最初地介紹一個第三個演員去參加在舞台上的對話，埃斯基拉後來也採用了這種改良，埃斯基拉在應用上又改良了假裝，和那故事中的扮演着的人物的整個的態度，而且他教歌舞隊去作演員，用他們的姿勢和他們舞蹈的動作增加着每場的詩的效用。對於他一件首要的東西便是一個「常來往的舞臺」，假使他要在動作裡顯示詩。

我們已經從阿林帕斯的高山低落到鼠邱上來了——或者更可以說是土堆——當我們爲了巴黎舞臺上，在夜會裏偃息，優游而且燃着紙烟的流氓而丟開普羅密修士

時。但是讓亞坡羅解答這個問題罷。在一條死狗身上生蛆的就是太陽他自己，是一位神却吻着腐肉。從埃斯基拉到瑪魁儂先生這不是從靈魂的自由奔放一變而至於牠遺留下的軀體的活活地腐朽麼？奉着他們偉大的祖宗埃斯基拉的名義，讓那些戲劇家和演員們都大胆地登上高山去罷。有人一敢；讓其餘的都隨上去罷。在山上的生命是比在水坑旁邊更久長的。在舞臺上就沒有一個可憐的冗員他沒有隨着一種勝利而顯著的。一日的，在這種勝利裡他也可以像埃斯基拉那樣發見他的馬拉敦，而且由於這種勝利牠學習，出於在他自己裡邊的一種真正的思想，去使生命閃動罷，那在詩人的真正的意念裏點着火焰的，在那在他的藝術的祭壇上撒鱗東西的虛假的供獻上熄着火焰的，生命。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亨利穆萊，載在約翰盧保克爵士所選的百種書中保特的埃斯基拉譯本前作緒言用的。作的年代是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八月。埃斯基拉更是遠在

上古的了。據說他的劇本有九十幾種之多，雖然現存的只有七種。在二千五百年前的當日竟有這條樣的成績豈不令人可驚？

至於他的價值到底有多麼偉大，這在我們，尤其是不懂希臘文的我們，的確有些難以測量，而且也無須像雨果那樣過事誇張。不過，就在英譯本中也不難接觸到幾分他的偉大的。然而「耐性」却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因為時代隔得太遠了，舉目都是生疏的人名和地名，而且他的題材的來源的希臘神話與傳說，我們又非常之隔膜。

現代劇中不乏佳作，然而一比起古代的希臘的或是伊利沙白時代的英國的來，自然不免興高山與土堆之感。「在山上的生命是比在水坑旁邊更久長的。」不要因為山太高了，就甘心在山脚下的泥坑裏打滾罷。我茫茫然地把這話奉獻給我們的戲劇家和演員們了。

十八年十一月

這是三年前的舊譯。譯的時候在天津，所根據是「世界名著」中堪培爾的英譯本，同時也還參考過 Blackie 的和 Pottor 的兩種。因為這些都是韻文的，所以當時也就寫成了分行的形式。我們現在的詩的創造，離完成自然還有一段道路，關於韻文的翻譯，似乎以忠實而多少含有詩意的散文為最適宜，次則只好但求忠實。因此，又根據 Smyth 的散文譯本改譯成下邊的這樣的形式。

希臘文是最難譯的，據說，尤其是埃斯基拉的悲劇，因為原文太雄偉了。現在這不懂希臘文的轉譯自然是不會滿意。——最高限度也不過是過渡時代的一種方便而已。所希望的是能以引起少數企讀他種譯本或是更進而作希臘文之研究，那就譯文雖劣，聊足補過了。

原劇的本身的確是够偉大的，讀起來往往會生中氣不足之感，雖然中間有時因為過長的對話或不免於厭倦；過於生疏的人事，減少驚奇的效力，却仍不難打動你的勉力從事，話再說得迂腐一些，我們這些人類的子孫對於這因為救我們而被

幽囚者的故事「至少」有知道一些梗概的必要的，無論是出於好奇，或是動於景慕。

劇中情節很簡單。普羅密修士因為救人類觸了大神宙斯的怒，被釘囚在高加索的山野了。但是他却知道一個秘密，這是關於宙斯的運命的，能以使他顛覆。而且他堅毅地忍受着一切的苦難和折磨，不肯宣布。

人物也不複雜。開場的押着羅密修士赴囚地的是力和暴力兩弟兄，跟赫費斯篤。這後者是司火的神而且精於打鐵術。接着因為釘繫普羅密修士的聲響驚動了海洋的女兒們，連鞋都沒有顧及穿好，匆忙地跑來哀憐普羅密修士的厄運的，在舞臺上就成功了所謂歌舞隊。不久，她們的父親海洋也駕着 *criflon* 前來，這都是跟普羅密修士同情而且勸他要在宙斯的威力之下屈服的。中間插穿的是跟普羅密修士同運命的哀阿。她是茵納卡的女兒，因為宙斯的愛而遭了宙斯的妻赫拉的忌，被變形為牝牛犢，正是受牛虹的釘螫到處飄泊的途中。一個是因為愛，一個是因為

被愛：都是作了愛的犧牲的，殉道者。最後上場的是奉了宙斯嚴命要從普羅密修士逼問他的秘密的使者赫密茲——完成悲劇的照例應有的角色。

劇中的主要情緒是悲憤 (pathos)，骨子裏是堅強的意志，放射的是智慧的靈光；造成這悲憤的是自然律一般的冷酷。襯托這悲憤的是深切的溫存——海洋的女兒們；反照這悲憤的是比這更進一步的瘋狂和比這更退一步的哀婉——哀阿。至於展示這冷酷的又是雷霆一般的力和暴力。所以，是又悲壯，又纏綿。

在開場時，釘錘的回響，雷一般的力與暴力的發威。煞尾，在狂風暴雨奔雷閃電裏的山崩地裂。中間，海洋女兒們的悽惻的哀歌，海洋老人的世路的智慧，哀阿的悲慘的運命，赫密茲的仗勢陵人；滾滾的海濤，磊磊的山石，高高的毒暴的太陽。充滿了力與崇高；豐富而又壯觀。

據說，關於這普羅密修士的故事，埃斯基拉寫成的悲劇共有三篇。表現怎樣給人類偷火的是第一篇；怎樣他歷了多年的磨難而被釋放的是第三篇。可惜都失掉

了！英國的雪萊的「被釋放後的普羅密修士」就是想要補上這個遺憾的。

十八年十一月